

## / 岁时记·处暑

## 暑退云结 好赋秋声

■草木心

立秋又十五日,真正的秋天才姗姗来到。

好漫长的夏天啊,终于捱到秋风新凉。明代郎瑛《七修类稿》称:“处,止也,暑气至此而止也。”“处”即是“出”,虽然午间也还会“天气犹暄”,终是强弩之末,成不了气候了。

天凉未必秋,心寒方觉冷。生命中总有许多遗憾,只是有的人不习惯感疼。但太多的情绪叠加,就会有爆发的一刻。夜班的时候,暴雨忽至,雨中夜归,不由心生感慨:这场暴雨,看似突如其来,其实酝酿已久。一友说,像一部长篇的开头。另一友说,风雨夜归人是一场戏。我道:小说也好,大戏也好,写不写得精彩,能不能唱好,全在自己。

坐公交下班,心情压抑,遂半路下车,踩着高跟鞋一路走回来。出了一身汗。走到运河桥上,一河秋水浩荡蓦然入眼帘。天入水,水碧透,云倒映,秋水长天共一色,而远处的岸树,在镜头里呈现出一抹黄。

已是真正秋天的样子。花开了,果熟了,叶子又要落了。季节四时轮回,时光不曾为谁停留。人可以握住的,只有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和感受。

运河越来越热闹了。过不了多久,就要通航了。生活按照它的程序有条不紊,人又为何凌乱?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。或波涛起伏,或静水深流。老同学说,我们都应建一条随性而愉悦的生命之河。

跌宕三年的疫情,又重现。三年没迈出沧州一步,心都要变成了古堡。那一日,几位同事午间临时相约去喝牛肉汤,居然找到了出游的感觉。一场暴雨过后,走在路上,太阳虽然浓烈,风却是清爽到心里去的,蔚蓝的天空,一团团的秋云堆积,美得令人痴迷。仰头望去,那辽阔、高远,让人一时不知身在何处,仿佛灵魂出窍。天高地阔,那些积郁许久的情绪,忽然就如行云般消散,一下就释怀了。

人生天地间,渺小不足道,有些事情看得过重,就会活得逼仄了。如果能够包容,就得境界足够开阔,如果能享受孤独,就得内心足够强大。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的时候,总会得到这样的开示。

回到单位,打开电脑,屏保正好跳出来一句话:如果一条路走不通了,不妨拐个弯,人要学会与自己和解。当然,更要与身边的世界和解。

生活在当下,好心情是自己给自己的礼物。你笑意盈盈的样子才最美。

还好没有错过所有的花季。迎着晨光,远眺近观,一塘碧荷,一朵朵红的白的秋莲,宁静安详,清静不染。与花对望,仿佛心意相通,暮然生出柔软的慈悲,心仿佛一下就安顿了,向光而行,瞬间溢满轻轻的感动。

暑退云结,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,该做什么有趣的事情,细数日子,好赋秋声。

秋天来的时候,重拾我爱的《诗经》。305篇至今没读完,可是每一篇用心读出了自己的理解感悟。透过岁月风烟,和远古的人们一起歌哭欢笑,一起思念怀想,一起邂逅辗转。借了一张特效脸,做成视频,一首首读来,以为完全不像自己,声音却泄了秘。不管有没有人喜欢,还算有意义,自己喜欢就好。

诗经那么美,美在草木香,美在感情纯,越古老,越美好。人类在自己的孩童时代,简单自然,通体透澈,没有那么多复杂纠结。不像现代人,动不动就“内卷”,好不好就“压力山大”。和朋友说,有时愿自己在某一刻做回个孩子。开心时尽情开心,难过时尽情流泪。而最难过的是,无论心里多憋屈,早已不会流泪。

花非花说,这世上有两个我,一个躯壳喂日常,一个灵魂补岁月,一个在文字里白马春衫慢行,一个在生活里蝇营狗苟兀穷年。有时候想活成千军万马,可最后却只能活成一介凡夫,过大家毫无二致半点也不独特的生活。

一半烟火,一半清欢,其实生活并没有太多深意,接纳幸福,也接受遗憾,就像忍受夏天的酷热,也适应秋天的萧瑟。

秋天送的礼包有点大,胸闷气短,继而咳嗽发烧,各种火气堆积导致病来气势汹汹,简直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,震得脑袋生疼,失去了嗅觉味觉,吃什么都如同嚼蜡。只好老实地吃药、卧床,盼着快点好起来。

这样的时刻,才觉健康重要。能吃能睡,休身养心,心安身安,眼中有光,心中有暖,就是最好的日常。

## / 生活手记

## 母亲的手擀面

■卜昌梅

路过一家小吃店时,招牌上“妈妈手擀面”几个字,瞬间落入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,每一个字都展现着美好与眷恋。

小时候,妈妈每次做手擀面,就先找来一个大盆,从一口面缸里舀出几碗面粉,加入适量的水,然后开始和面。散的面粉在母亲的手里腾挪移,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大面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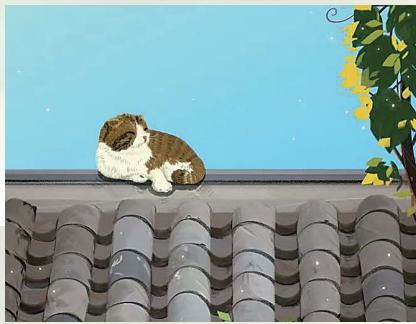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在案板上撒些干面粉,再把面团放到案板上揉,她一边加干面,一边用手擀杖将面团擀成扁平状的面皮。

紧接着,母亲用菜刀将堆叠起来的面皮缓慢均匀地切细,往切好的面条上撒些干面,再轻轻地拉开面条,直到根根分明,互不相粘连。

记忆中,特别是在暑假期间,太阳西沉前,母亲总会在厨房里忙碌一番,半个多小时后,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被端出来。挨着门口,两株桧柳顶着绿盖头,在风里婆娑,有一群麻雀在树枝间啾啾。不知道它们是不是跟我一样,也早已完全陶醉在那一盆面条的香味里。

远在异乡,我也曾尝试着做了几次手擀面,可都以失败告终。要么和的面太稀,没有韧劲;要么擀出来的面条粗细不均匀,煮的时候锅里成了一团糟。往往在这个时候,我方才明白母亲当年的辛劳。只是,近些年回故乡时,已不再年轻的母亲做手擀面时显得力不从心,揉面时很是吃力,仿佛在推着岁月的沉重。

在外的日子久了,我总会想起母亲做的手擀面。年岁越长,这份思念越深。许是经年岁月后,懂得了母亲的那份心,对这些吃食的热爱更加浓烈,更加炽热。因为,母亲把自己无尽的爱揉在了面团里,一根根面条牵牵缠缠,似母亲对我的想,似我对母亲的念。



## / 花开诗旅

## 秋日絮语

■赵强

阳光从叶子的间隙  
落下缕缕温暖,廓清了心扉  
带着秋的一份嘱托  
悠闲地一路向前  
走过田野,跨过小桥  
穿过开满蔷薇的记忆长廊  
当脚步停下来时  
掬一捧清冽  
内心澄澈的惦念,浮现在眼前  
像是时光刻意的一个安排  
落脚的旅途又在何方  
忽然间  
交替的时光,登上高高的山顶  
那是,一种沉甸甸的渴望

## / 念念不忘

## 那年瓜事

■赵华刚

秋已至,气温依然溽热。一块西瓜被女儿吃得酣畅淋漓,我的思绪飞回到童年。

那年父亲过生日,吃完午饭后,母亲掀开床上的毡子,小心翼翼地取出10元钱,嘱咐我:“你去路边买个西瓜回来,正好你姐姐几家都来了,咱们一起吃。”

我攥紧母亲给我的钱,一溜烟跑到了路边的瓜摊。卖瓜的大叔给我挑了个大西瓜。

我把零钱揣进口袋后,紧紧地抱着西瓜往回走。不知怎的,突然我脚下一滑,我被摔倒在地,西瓜也从我手里飞了出去。西瓜在一片泥污中破碎了,猩红的瓜瓤沾满了泥浆。

我顾不上膝盖疼痛,连忙爬起来,一块一块地去捡拾稍微大块的西瓜。顿时,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下,我后悔自己不够细心,更惧怕回家没法给父母交代。

或许是父亲觉得我很久没回来,就去路上找我。父亲见我把我西瓜摔碎了,急得在我头上抡起了手。我闭着眼,等着父亲的巴掌落下去,可我等来的,却是父亲抚摸。接着,父亲又帮我把摔碎的西瓜捧回家。我心惊胆战地跟着父亲,失落极了。

回家后,母亲很豁达,又数出10元钱,安慰我说:“拿上这些钱,再去买个吧?咱说好了吃西瓜,就得吃上。”

我把童年的经历讲给了女儿,女儿拿起手里的西瓜送到我嘴里。我尝着甜甜的西瓜,一股清凉蔓延开来,我的眼睛又一次朦胧了。

## / 百姓茶坊

## 处暑话消暑

■郭瑜

地图上升腾起一片红色高温预警的火焰,燃烧在这夏未远、秋已至的时节。令人不禁疑惑,这还是记忆中的处暑节气吗?

立秋过后,周遭非但没有一丝凉意,这气温反倒是“噌噌”地往上窜,偶尔下场雨,也无法消退热浪。

近期热映的电视剧《梦华录》中有这样的一幕:赵盼儿的“半遮面”茶楼暑热难耐,宾客们热得直扇扇子。赵盼儿购了许多冰块,将冰放入冰盆,让它们慢慢融化,起到吸热作用。唐代时就有了专业的“冰商”,他们冬天藏冰,夏天拿出来售卖。

古时没有空调,除了冰块降温法,还有不少奇妙的消暑良方。

风亭水榭,峻宇高楼。古人常用树荫、水波来创造天然的凉爽气氛,深幽的竹林、澄碧的水边、清香的荷花池、月下的水榭歌台,都是他们纳凉的好去处。还有“浮瓜沉李”,用绳索将篮中的水果吊到深井,吸取井中丝丝凉意,让瓜果达到天然冰镇的效果。

清朝宫廷中,消暑冷饮中最出名的叫“冰碗”,是用莲子雪耳羹、甜瓜果藕、杏仁豆腐、葡萄干、鲜胡桃、怀山药、枣泥糕等料制成,冰镇后更是清凉爽口。

古时消暑最神奇的要算凉屋了。在荷塘中央设上水阁,门窗卸下,四面来风。阁中摆床铺,上铺竹席、瓷枕,床头更有盛满冰块的冰盘,靠近则凉意阵阵。

到了宋代,高官显贵们纷纷建起私家避暑的“凉屋”,不但以风轮送凉水凉气,还在水池和大厅四周摆设各种花卉,纳凉、赏花、闻香,恰似人间仙境。